

【机村传说】

随天随
风飘散
火与
达
荒
芜
空山
雷



【三部曲】

阿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机村传说】

* 随风飘散
* 天火
* 达斐与达戈
* 荒芜
* 轻雷
* 空山

【五部曲】

阿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三部曲)/阿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638-4

I. 空…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44 号

责任编辑:脚印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王鸿宝
 朱美凤

空山(三部曲)

阿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44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0.75 插页 8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638-4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卷一 随风飘散 / 001

马车 / 079

马车夫 / 082

卷二 天火 / 089

报纸 / 191

瘸子,或天神的法则 / 196

卷三 达瑟与达戈 / 203

水电站 / 332

秤砣 / 336

卷四 荒芜 / 343

脱粒机 / 429

丹巴喇嘛 / 434

卷五 轻雷 / 441

喇叭 / 539

番茄江村 / 547

卷六 空山 / 553

电话 / 649

自愿被拐卖的卓玛 / 657



随
风
飘
散

1.

那件事情过后好几年，格拉长大了，当恩波低着头迎面走来，直到两人相会时，才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他一眼时，格拉已不再害怕，也不再莫名愧疚了。这不，从起伏不定的从磨坊到机村的路上，一个人远远地迎面走来，先是一顶戴着毡帽的头从坡下冒出来，载沉载浮，然后是高耸的肩膀，之后，整个魁梧的身躯像魔鬼从地下升起，并迎面压迫过来。

开初，格拉总是感到害怕，总是感到莫名愧疚的。但现在不了。他抬起脸来，虽然心里仍然有些发虚，但眼里喷吐出仇恨的火苗，逼得那双布满血丝的大眼睛，仇恨的神色被犹疑所取代，然后，眼睛就和脑袋一起低垂下去了。

这一老一少的两个男人总是在这条路相逢，每一次都有这样一番无声的交锋。最初，少年格拉是战战兢兢的失败者。如今情形有些逆转，是有些未老先衰的恩波，认命一般垂下脑袋避开少年人锐利的眼光。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少年的死。这个少年小格拉四岁。这个少年是恩波的儿子。恩波儿子九岁时，在年关将近的时候给鞭炮炸伤了。因为伤口感染，过完年不久就死去了。

九岁的少年被一枚鞭炮炸伤，是一件寻常事情，当时一帮兴奋的孩子一哄而散，留下那个受伤的瘦弱苍白的少年在小广场中央哭泣，这哭泣与其说是因为疼痛还不如说是受到了惊吓。这个少年是容易受到惊吓的，他的绰号就是兔子嘛。兔子哭着回家去了。这件事情本该这样就过去了。但从汉历新年，到藏历新年，兔子脖子上缠着的白布条一天天变脏，人也一天天委顿下去。村西头的柳林抽芽的时候，他虚弱地对奶奶说：“我要死了。”

果然，那天晚上，他就死了。

兔子死前，村子里就起了一种隐约的传说，炸伤兔子的鞭炮是从格拉手中扔出去的。传说就是这样，虽然隐约，却风一样无孔不入。格拉想，他们错了，我没有鞭炮，没有父亲，也没有哥哥给我抢来鞭炮。他隔着树篱问兔子的奶奶：“你相信是我扔的鞭炮吗？”

老奶奶抬起混浊的眼睛：“你是和他一样可怜的孩子，不是你。”

但当他第一次看见兔子的父亲，看见他眼里喷吐的怒火，就几乎相信是自己夺去了兔子的生命。声音细小的兔子，身体瘦弱的兔子。总是静静地跟着奶奶坐在阳光底下的兔子终于死去了，在火葬地那里化成了一股青烟随风飘散，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村中的广场上了。那个下午，空中柳絮飘荡，格拉背着一小袋面粉从磨坊回家，在路上碰见了兔子的父亲恩波。

恩波少年时跟从在万象寺当喇嘛的舅舅江村贡布出家，又于新历一千

九百五十六年和江村贡布一起被政府强制还俗，是村里少数几个识文断字的人。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只有喇嘛江村贡布。

江村贡布是一个有书卷气的先生。恩波因此也有着与其魁梧身材不太相称的善良眼睛和常带笑意的面孔。

但现在迎面走来的恩波，魁梧的身子被悲伤压弯，方正的面孔被仇恨扭曲了，清澈的双眼布满了鲜红的血丝，那眼光像刀子一样冰，火炭一样烫。格拉站下来，喉头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恩波仇恨的双眼盯着他，使他双唇怎么也张不开来。他听见声音在自己肚子里：“奶奶说，兔子不是我杀死的。”肚子里的声音当然只有自己能听见。恩波走过去了。那天晚上，格拉躺在羊皮褥子上还感到心窝阵阵作痛。后来，兔子苍白的脸上，挂着羞怯的笑容在他梦里出现了。兔子细声细气地说：“他们冤枉你了，鞭炮不是你扔的。”

格拉呼一下坐起来：“那你说是谁？柯基家的阿嘎、汪钦兄弟，大嗓门洛吾东珠的儿子兔嘴齐米，还是……”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境，格拉每念出一个名字，兔子背后便出现一张脸，然后，那些带着强悍神情的脸便把兔子包围了，他们一起发出了声音：“说，是谁！”

兔子的脸越来越白，越来越薄，像张纸一样飘走了。他叫了一声阿妈。但阿妈不在屋里，肯定是又到打麦场上去了。那些芬芳的干草垛，是男欢女爱的好地方。格拉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格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私生子，才备受孤立，以至受到这天大的冤屈。正因为如此，看到村子里两个还俗僧人眼里常闪着和善的亮光，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他便感到亲近与温暖。江村贡布还俗时有五十出头了，回到村里也一直独身。格拉喜欢看到他单独碰见母亲桑丹这种“拴不紧腰带的女人”时那和善面孔上浮现出的尴尬神情。这种女人对一个僧人来说，是充满邪恶的，是罗刹魔女。但这个魔女并不去勾引他，侵犯他。这个女人只是时常露出动人的痴笑，而且她的痴笑并没有特定对象。她也喜欢口里念念有词，同样，她的这些絮叨也没有特定的对象。

格拉曾想像过那个还俗和尚恩波是自己的父亲。但是，恩波娶了漂亮的勒尔金措。生下了弱不禁风的兔子。兔子被一枚鞭炮取走了性命。人们都传说，这枚鞭炮是从格拉手里扔出去的。

格拉呼唤母亲，母亲出去了，到有芬芳干草垛的打麦场上去了。月光照进屋子，他把手伸到窗下，这手从来没有触摸过一枚包着大红纸的鞭炮，一枚会发出与其身量绝不相称的巨大声音的鞭炮。但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在这恍惚的月光下，一枚鞭炮，一个事件，真的从他的指尖炸开了，他恍然看

到血淌下来，一种锐利的痛楚，撕裂了肺腑。

2.

勒尔金措漂亮，但村里好多男人都不愿娶她。她细腰白脸的漂亮，不是机村占主流地位那种健壮的美。老人们叹息，说要是搁在解放前，这样纤弱狐媚的美丽，早引得不事生产的土司头人打马上门了。但在全体人民都下到庄稼地里，还担心填不饱肚子的年代，谁还能欣赏这样的美感呢？

“再不采摘，这朵花就要枯萎了。”恩波的母亲这样叹息。她自己也曾是个浓眉大眼的美人，她还俗的儿子除了身材一派阳刚之气，源自其母的浓眉大眼更使他显得英俊孔武。

那年春天，恩波母亲再一次满怀怜悯拉着勒尔金措的手说：“再来采摘，这朵花就要白白枯萎了。”

这时，勒尔金措的杨柳细腰已经像水桶一样粗壮了。只是老奶奶害了白内障双眼不大看得清楚罢了。在机村，女人们到了五十岁上，只有其中极少数人能变得更加火眼金睛，她们中的大多数心慈口软的，便日渐显得糊里糊涂了。勒尔金措人长得纤细，神经也跟着纤细，恩波母亲一双老手，抚过她的手背，发出粗糙沙沙声，她有些害怕，便抽身跑开了。

老奶奶侧耳倾听，听到裙裾的窸窣声，还听到风吹动麦田，听到风送来杜鹃在春天深处的鸣叫。她笑了：“这个害羞的孩子！”

她不知道，勒尔金措跑去一头扎进她儿子怀里，拧了，掐了，又哭了笑了：“恩波啦，阿妈这么心疼我，快把我娶回家去吧！”

恩波心事重重找到舅舅：“师傅你打我吧。”江村贡布说：“我不是不想打你，是怕打你的时候，打死了你身上的虱子。外甥啊，不能你犯了戒条让我也跟着犯，这不是弟子之道啊！”

江村贡布说完背着手穿过在风中起伏的麦地往村子那边去了。他的妹妹，当年机村的大美人，坐在水泉边那丛老柏树下用昏花的眼睛向这边张望。当今的世事，大睁着一双好眼睛的人，识文断字的人都看不清，你又能看见什么呢？江村贡布心里这么叹息着，走向他的亲妹子，说：“恭喜呀，好妹子，要抱孙子了。”

“恩波可是和尚，佛祖会降下惩罚吧。”

江村贡布望望幽蓝的天，小声说：“放心吧，佛祖这些年上别的地方去了。”

说到佛祖的时候，她其实是有口无心的，但当她明白儿子真的跟勒尔金措相好了时，就哭晕过去了。这时，正要把这件事情向母亲大人禀报的恩波沿着麦田中央的小路走了过来。正在抽穗的麦子从两厢里弯着腰，几乎把

整条小路都掩住了。魁梧的恩波急急地从中闯过，正在扬花的麦穗上，一片片花粉飞溅起来，在阳光下闪烁着细密的光芒。江村贡布还看见：麦苗深处的露水也被身材魁梧像一头野兽的光头男人碰得飞溅起来，这情景真是美好，让他感动得都要晕过去了。在寺院禅修时，得到启悟时也无非是这样的喜乐吧。他趴在水泉上，含了一口清冽甘甜的泉水，喷在妹妹脸上。她打个激灵，醒过来，茫然望了一阵头顶上笼罩着水泉的柏树巨大的树冠，又咧嘴要哭。江村贡布把她扶起来：“好妹子，你看。”

于是，恩波母亲也看见了，儿子正急迫地迈着大步穿过麦田，他摆动的腿和一双大手，碰得扬花的麦穗上花粉四处飞溅，许多采集花粉的蝴蝶也给惊飞起来，高高低低地泊在风中。这情景的确有感染力，在她眼中，这个人脸孔方正，目光明亮，就像刚刚降临人间的天神一样。儿子刚走到跟前，她又哭起来：“儿啊，给我把那个可怜的女人娶回家来吧。”

这时，远处传来了哐哐的锣声，有人在麦田边轰赶与人民公社抢夺收成的猴子与鸟群。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的夏天。这时，才四岁多的格拉正磨磨叽叽地提着一只装了一点糌粑的口袋走过来。他看见了村里最和善的三个人坐在水泉边老柏树的阴凉下。他刚去磨坊，在那里，任随一家推磨的人，都会施舍给他一点糌粑。他阿妈桑丹不好好劳动，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就少，夏天将尽，秋天未到，母子俩已经断粮了。

江村贡布招招手，格拉吸溜一下鼻涕走到三个人跟前。

恩波的母亲伸出手来，摸摸口袋：“嗯，孩子，你今天运气不错。”

格拉笑了，恩波说：“瞧瞧，笑得跟他妈妈一模一样。”

确实，格拉的笑容，就是乃母没心没肺，没羞没恼的无赖模样。

额席江——也就是恩波的母亲怜爱地抚摸着格拉的脑袋，说：“可怜的孩子有什么过错呢？”然后，她从袍子深处掏出一块粘了麻籽的饼，掰下一小块，递到他手上，“可怜的孩子，等我的小孙子出世，我叫他跟着你玩，你就要有一个玩伴了，啊！”

格拉啃一口饼，笑着跑开了。跑到家门口的时候，桑丹正倚着门框，露着满口整齐的白牙，没心没肺，没头没脑地灿烂地笑着。

这年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兔子就出生了。这消息就像雪一样清新洁净。雪花纷纷扬扬落下来，落在村东头那丛遮蔽着泉水的老柏树上，落在伸向更东边的起伏不定的磨坊路上，落到各家院落中落光了叶子的枝条遒劲的核桃树上，落在木瓦覆盖，或黄泥铺成的屋顶上，落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格拉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心里回响着额席江奶奶的声音：你有一个玩伴了，你有一个玩伴了。

他格格地笑出了声。

母亲问他：“好儿子，笑什么？”

格拉没有说话，依然格格地笑个不停，桑丹也跟着格格地笑了。这场雪，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钻出了云层，阳光稀薄地降临大地。人群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脚印，来去纵横，洁净雪地变成了脏污的泥泞。这时，人群中传开的消息使格拉的心情也像沾上泥的雪，变得脏污而沉重了。人们都在隐隐约约地传说，勒尔金措刚生下的儿子，哭声细弱，连品咂奶头的气力都不够，怕是活不下来。整个冬天，一场场雪下来，这个消息一直在这样流传。他也注意到，恩波澄澈的大眼睛中出现了细细的血丝，他鼓起勇气走到这个男人面前，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恩波沉溺在自己的问题，漠然地看他一眼，走开了。

机村的房子都是两层或三层的石头建筑，三层的建筑上两层供人起居，下一层是畜圈，而两层建筑的人家畜圈都在房子的外边，畜圈便建在树篱围出的院落里。牛羊都收归生产队以后，私人的畜圈里便只有允许自有的几头奶牛了。

恩波家便是这样一幢两层的石头房子。畜圈占去了院落的大半。院子剩下的一半有两株苹果和一棵花红。树下有一畦茴香和一畦大蒜。冬天，果树的叶子落尽了，树下的土冻得泛白。但畜圈里铺满干草，阳光落在上面，暖和而柔软，太阳升得更高一些，奶牛留下的腥臊味蒸腾起来，使畜圈显得更加温暖。这时候，有些闲暇的人会坐到院中畜圈里的干草上，在阳光金黄的暖意中做些手工活。集体化以后，人们的闲暇越来越少，坐在畜圈里享受阳光的，只有一些老人了。格拉家靠着生产队仓库搭建起来的偏房没有院子，也没有自己家的畜栏。桑丹不好好下地劳动，常常跑到谁家没人的畜栏里，坐在那里梳理一头长长的油亮黑发。恩波家的院子是她常去的地方。因为恩波家院子里的阳光好，还因为，如果到了午饭时她还不回家，人家会端点吃的出来给她。格拉也是吃百家饭的。有时，混到中午还没有吃的，便会赶到那里，与桑丹一起，用恩波家的午餐。恩波的母亲额席江把一个木盘端出来，两碗清茶，一块面饼和两三个烤土豆，不丰盛，量也不是太够，但毕竟够两个人对付到太阳落山回家晚饭了。

但是这一年，恩波家有了新的女主人。女主人漂亮的脸上，常常对这不速之客摆出难看的颜色，桑丹便不再去恩波家的院子了。一天，格拉从恩波家路过，隔着树篱，额席江问：“孩子，你和你阿妈还好吧？”

格拉没有回答，机村不可能对他娘俩特别好，他也就对所谓好与不好没什么感觉。人们总是议论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一派人说，日子过得没有以前好，一派人说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好日子派与孬日子派形成了一种分野，好日子派受到上面支持，永远占着上风。但格拉对此没什

么感觉。额席江隔着树篱说：“你等等。”然后，有些跌跌撞撞地回到屋里，把一块带着胶冻的熟牛肉放在他手上。她的神情，动作都显得老态龙钟了。

要在往常，格拉早对着牛肉下口了，但他这时只是呆呆地望着额席江。额席江张开不知什么时候掉了门牙的嘴笑了：“你是看我老了吗？”

格拉这才咬了一口牛肉。

“我都当奶奶了，当了奶奶的人能不老吗？”额席江一半是认命，一半是心满意足地笑了。

格拉这一口下得更大，大得把自己都噎住了，但他鼓圆双眼，伸长青筋毕现的脖子，一使劲，把哽在喉咙里的牛肉囫圇地吞下去了。就在一夜之间，额席江就从一个壮健的妇人变成老太婆了。这在机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壮年的男人或女人，因为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变成一个老头或老奶奶了。老头抽着呛人的烟袋，一口一口往墙角吐着痰。一个厉害的健妇，挺直的腰背一下佝偻下去，锐利明亮的眼睛也混浊暗淡了。一代又一代的机村人，好像都是这样老去的。只是面对额席江，少年人第一次发现了这样一个让他感到有些震惊的事实。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手里这一大块熟牛肉上。牛肉是隔夜就煮好的，上面带着一汪汪透明的胶冻，这是浓浓的汤汁凝成的。格拉一面往家走，一面吸溜着这些胶冻。这些胶状物在他嘴里化开，带着让人感到幸福的浓厚的牛肉与香料味道。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胶冻，才使格拉没有在路上就把牛肉吃光。他母亲也才分享到了这份幸福。

3.

这么一大块牛肉留下来的幸福回忆，足以促使格拉每天数次经过那个树篱围起来的院落。终于等到有一天，额席江出现在院子里了。

她安然地坐在金黄的干麦草上，怀里抱着那个婴儿。老奶奶摇晃着身子，把自己变成一个晃动不已的摇篮，摇篮里是那个幸福无边的婴儿。老太婆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终于从婴儿身上离开了，落在了格拉身上。格拉露出讨好的笑容，但老奶奶的眼光又收回去，落在了婴儿身上。她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酥油，掐下一点，放在嘴里润化了，一点点涂抹在婴儿的额头上。她一边涂抹，一边从嘴里发出些音节含混，表示无限怜爱的声音：“哦哦，啧啧，呵，呵呵。”

格拉推开树篱门走进院子，走到额席江身边。老奶奶嘴里还在哼哼不已。格拉的眼睛落在了她随手放在身边的那一块酥油上。酥油正在阳光下融化，洒湿了一小片干草，油润的干草散发出特别的香味。格拉出手很快，等老奶奶再来掐酥油的时候，他已经用舌头把那一小块东西，在口腔里翻搅

了好几圈，然后一伸细长的脖子，咕噜一声吞到了胃里。

老奶奶再来掐酥油，只是伸过一只手来，眼光仍然落在额头油光锃亮，眼睛骨碌碌转动的婴儿脸上。

老奶奶自言自语说：“奇怪，酥油不见了。”

这时格拉已经矮着身子窜回树篱外了。

格拉含不住满口油香，格格地笑了。老奶奶耳背，没有听见孩子的笑声。却惊起了站在树篱上的一只老鸱。老鸱鸣哇一声，呼呼地扇动着翅膀飞走了。老奶奶对婴儿说：“哦，酥油被老鸱偷走了。”

格拉再次走进院子，老奶奶又对格拉说：“老鸱把酥油偷走了。”

老奶奶又对他说：“来，看看我们家的小兔子。”

格拉伸出手，指头刚刚挨到婴儿那涂满酥油的额头，便飞快地像被火烫着了一样缩回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如此光滑，如此细腻的东西。生活是粗糙的，但生活的某一个地方，却存在着这样细腻得不可思议的东西，让这个三岁小孩习惯了粗糙接触的手指被如此陌生的触感吓了一跳。

老奶奶笑了，把格拉的一个指头拉过来，塞到婴儿手边，婴儿那光滑细腻的手把这根手指紧紧抓住了。格拉不知道一个婴儿的手，还有这样紧握的力量，还带着这样的温暖。他不习惯这样的柔滑与温软。一用力，把自己的手指挣了出来。婴儿哭了起来。婴儿的哭声像一只小猫在凄然叫唤。

“快把手给他，看我们家的兔子他有多喜欢你。”

格拉是个野孩子，架不住让人这么喜欢，一溜烟跑开了。

这个冬天，还有接下来的春天、夏天和秋天，他再没有跨进过这个院子。再次走进这个院子，已经是下一个冬天快要过完的时候了。过了又一个冬天，格拉又长大了一岁。

和往常一样，经过恩波家时，格拉眼望着院子，不觉加快了步子。还好，他告诉自己，老奶奶不在院子里，刚跌跌撞撞走路不久的兔子也不在院子里。他松了一口气，刚放缓步子，脚就碰到了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脚像被火烫了一样缩了回来。兔子坐在地上，张着嘴向他傻笑。他刚想抬腿溜掉，老奶奶像从地底冒出来一样出现在院子里，一脸警觉：“你这个野孩子，不能领着我家的兔子到处乱跑。”

这下，轮到格拉也像兔子一样，张大了嘴巴露出一脸傻相。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怎么可能跟着他这么一个野孩子四处乱跑？村里又有哪一家的大人会让自己家的孩子跟一个野种四处乱跑？

老奶奶很快换上了一脸慈祥的笑容：“好了，别发愣了，把弟弟从外面带回来。”

兔子先伸出小手，格拉犹犹疑疑地握住了。这手还是很柔软，但没有第

一次接触时那么柔软了,更重要的是,这手不再像前次那样温暖,而是一派冰凉。格拉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了比那小手更为柔软的声音:“来吧,弟弟,来吧,兔子弟弟。”

这天,在恩波家的院子里,老奶奶给了他一小块乳酪。

春天很快就来了,很快,春天又过去了。到夏天的时候,格拉真是觉得兔子是自己的弟弟了。兔子长得很快。跟着格拉满村子跑。第一次,格拉带着兔子出那院子时,老奶奶惊叫一声:“格拉!你怎么能带兔子去那么远的地方。”

格拉带着兔子快快地往回走。

老奶奶却又收起了脸上惊诧的表情,挥挥手,说:“去吧,去吧。”

走出院子就进了村。穿过一段曲里拐弯的巷子,经过两三家人的篱墙,天地豁然开朗,就是村中广场了。格拉的家,是倚着生产队仓库厚墙搭出来的两间偏房,门正对着广场,不像别的人家有楼,有院子,也没有白桦木柱子竖起来,用柳条结结实实扎紧的树篱。将近中午,村子里非常安静,牛羊上山,大人们下地了,只有桑丹无所事事地倚在门口,慵懒地,迷人地坐在门口的太阳底下。看到格拉手中牵着兔子,桑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尽管这样,她也只是懒懒地招了招手。格拉把兔子带到母亲跟前。桑丹抱着兔子就亲吻起来,嘴里同时发出了惬意的哼哼。她说:“哦,让我看看,这么小的娃娃,哦让我亲亲,小小的娃娃。”

亲完了,桑丹脸上又浮现出慵倦的神情,挥挥手:“哦,格拉,把这个娃娃带走吧。”

格拉问母亲:“阿妈,大人们都下地了,你怎么不去劳动呢?”

桑丹定定地看着儿子,眼里慢慢浮起迷茫的神色,好像这是一个她自己也无法回答的深奥至极的问题。这是格拉第一次问自己的母亲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藏在心里很久很久,这回终于脱口而出了。格拉知道,妈妈要是下地干活,村里人会对他娘俩更好一些,妈妈要是跟着村里人一样下地干活,就能从生产队分到更多的粮食,还能分到牛肉、羊肉与酥油。这些分配都是在仓库门口进行的,也就是在他们娘俩没有树篱遮掩的家门口进行的。生产队分给他们一些粮食,都是出于全村人的怜悯,如果还想分到肉,分到油,那就是这娘俩生出不该有的奢望了。

过了些日子,格拉带着兔子走得更远,到村子后面的山坡上,趴在森林边的草地上,吃早熟的野草莓了。两个孩子吃饱了草莓,格拉就问:“兔子,跟格拉哥哥一起,好不好玩。”

兔子鼓着大眼睛,伸着细长的脖子,点了点头。

兔子一生下来,就长得很瘦弱。机村的孩子大多长得顽健,即便生下来

很瘦弱，只要多吃东西，也就很快变得皮实强壮了。但兔子不行，稍吃多一点东西，就拉稀拉掉了。兔子时常都是病恹恹的，整天显得没精打采。说话也像个特别害羞的女孩子细声细气。

格拉又说：“那我天天带你出来玩。”

兔子这才细声细气地说：“我要格拉哥哥天天带我出来玩。”

兔子有些累了，两个人在草地上躺下来歇上一会儿。两个小人一躺下去，草棵便高出了他们的身子，在脑袋上方迎风摇晃。风的上面，是很深的天空，偶尔有片云缓缓飘过，像一堆洗净了又撕得蓬蓬松松的羊毛。摇摇摆摆的草棵上，有许多虫子在上上下下奔忙。蚂蚁急匆匆地，上到草梢顶端，无路可走了，伸出触手在虚空中徒然摸索一阵，又反身顺着草棵回到地上。背着漂亮硬壳的瓢虫爬得高了，一抖身子，多彩的硬壳变成轻盈的翅膀。从一棵草渡向另一棵草，从一丛花飘向另一丛花。草棵下面，有身子肥胖的蚂蚱，草棵上面则悬停着体态轻盈的蜻蜓。

格拉对兔子说：“你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才能好好休息。”

“我想休息，可我不想闭上眼睛。”兔子额头上薄薄的皮肤皱起来，脸上显露出成人们常有的那种疑虑忧伤的神情，“但我累，我的心脏很累。大人都说我命不长。”兔子去世后，格拉总会想起兔子这天说话时成人般的神情。可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女人一样细声细气说话的孩子。从这一天起，兔子的成长就定形了，长成了一个有着一颗大人那样容易受累的心脏，脖子细长、双眼鱼一样鼓突的孩子。

一种很深的怜悯从内心深处泛起，那感觉升起来，升起来，冲到脑门那里，又折返向下，使格拉眼睛泛潮，鼻子发酸。他张开手掌，一边一只，把兔子的双眼罩起来，说：“好朋友，你休息吧，这样也就像闭上了眼睛一样，”然后，他的口气从命令转向了乞求，“我们做好朋友吧。我没有朋友，你也没有朋友。”

兔子细声说道：“好，我们是朋友了。”

格拉自己感动起来了，他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兔子刚进村，便对倚在家门口的母亲喊道：“阿妈，我跟兔子弟弟是朋友了！”

桑丹抱起兔子一阵猛烈的亲吻：“好啊，好啊，我家格拉有朋友了，有一个好弟弟了。”

兔子眼露惊惶的神情，拼命蹬着一双小脚，要逃出这个女人的怀抱。但他哪里挣脱得出来，于是，一张嘴，放声哭了起来。这个太阳穴上总有暗色的脉管在突突跳动的孩子，说话时细声细气，哭声却哇哇地，像只大嗓门的乌鸦。桑丹一松手，兔子从她怀里滑下来，还是格拉眼疾手快，抢先把兔子扶住了，他才没有摔倒在地上。他太阳穴上的脉管跳动得更剧烈了，好像就

要冲破菲薄而又透明的皮肤，格拉感到了害怕，说话也带上了悲声：“求求你，不要哭，不要哭了，你要是不想害死我们，你就不要哭了。”孩子慢慢收住了哭声，抽抽搭搭时，更有这口气下去，下口气不一定能上来的感觉。那蓝色的脉管鼓突得更高了，蜷曲在他苍白的皮肤上，像条令人恶心的虫子。孩子每艰难地抽咽一下，那条虫子就蠕动一下，每一下，都像是要从那薄薄的皮肤底下拱出来了。格拉这回是真的害怕了。要是这条虫子拱破皮肤，那就一切都完了。他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双手捧着孩子的脸，一边哀求着，一边不断用嘴亲吻着那条虫子。而这时，他那宝贝母亲却一个劲地傻笑着。

兔子终于平静下来，桑丹从屋子里搜罗出一切可以填进孩子嘴里的东西，把兔子的嘴巴塞得满满当当。桑丹放声大笑，兔子也跟着格格发笑。但格拉只感到身子发软，背靠在墙上一动不动。他只觉得这个脆弱的孩子令他害怕。他不要再招惹兔子了。

大人们从地里收工回来，兔子还没有回家。额席江奶奶靠着墙根睡着了。恩波把她摇醒，老奶奶脸上露出惊惶的神情：“孩子，孩子呢？”

然后，兔子的父亲恩波，母亲勒尔金措，舅爷江村贡布都扑出了院子，急急地出现在广场上，勒尔金措呼唤兔子的声音，就像这个孩子已经死去，亲人正在叫魂一样。很快，这个寻找孩子的队伍又加入了兔子的表姐、表哥。桑丹抱着兔子从屋里出来，她对着迎面向他跑来的这家人开心地笑着说：“以后你们大人下地，就把他放在我们家，这个小娃娃太好玩了。”

她没有得到回答，孩子却被人劈手抢了过去。

然后，一大家子人簇拥着那个瘦弱的娃娃离开了。黄昏降临了，村庄上空炊烟低低地弥散。桑丹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广场上。有轻轻的风吹起，把一些细细的尘土，从广场这边吹到那一边，又从那一边吹到这一边。

空中的晚霞格外灿烂。

桑丹回到屋子里，脸上还带着意犹未尽的笑容。她欢快地叫道：“格拉，明天你早点领兔子来我们家。”

格拉没有说话。

桑丹拿出烙好的饼，盛一碗茶：“好儿子，吃饭了。”

“阿妈你不要烦我，我不想吃。”

桑丹自己吃起来，吃得比平常都要香甜好多。其间，她一直都在说，那个娃娃真是太好玩了，好玩了。格拉告诫自己，不能讨厌傻乎乎的母亲。但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看不出别人神情中山高与水低的母亲，又确实是让自己的独生儿子感到讨厌的。但格拉知道，从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天，自己就注定要与这个全机村的人都看低看贱的女人相依为命。所以，他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只是说：“阿妈，你好好吃饭，不要再说别人家的事情了。”

桑丹正鼓着腮帮嚼着一大块饼，听到儿子的话，她加速咀嚼，然后鼓着她那双好看却又迷茫的眼睛，一伸颈子把饼咽了下去。她张开嘴，想要说话，却打了一个很响的嗝。一团热乎乎酸溜溜的气息朝格拉扑面而来，差点就让他呕吐了。格拉生于贫贱肮脏的环境，却对各种气味有天生的敏感。这种敏感，让他对桑丹身上的一些气味，对于机村的许多种气味，都感到难以下咽——这些气味常常让他恶心不已，常常在背人的地方哇哇地呕吐。

兔子的奶奶见过他这种莫名的呕吐，叹着气对人说，这种娃娃从来命不长。她说，这种娃娃在别的地方就是天承异禀，“可是，你们知道我们机村是什么吗？一个烂泥沼，你们见过烂泥沼里长出笔直的大树吗？没有，还是小树就在泥沼里腐烂了。知道吗？这就是眼下的机村。”没有人接老奶奶的话。没有人敢接这个话。

老奶奶的话跟工作组讲得不一样，跟报纸上讲得不一样，跟收音机里讲得也不一样。老奶奶的话引得一些更有资历与权威的人发出了叹息，他们说：“这样糊涂的老奶奶嘴里说出格言一样的话，不吉利呀！”

格拉母子从来不会听到机村的主流社会里流传的种种说法。他们只是活着而已，格拉只是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恶心而已。格拉只是时常克制着对桑丹不敬的想法，让她至少在家里，有一个母亲的大致模样。

现在，她对着格拉的脸，打了一个嗝，又打了一个嗝，一团团湿热的，酸腐的气息扑面而来，使他胃里十分难受。好在，她终于不打嗝了。那块饼终于落到了胃的底部，她终于说话了，脸上带着十足的天真：“但那个娃娃确实好玩啊！”

格拉无话可说，只是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阿妈，我不想说话，我难受，我要吐了。”

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翻了翻眼睛，说：“那你就吐吧，吐出来就舒服了。”

格拉奔到门外，弯着腰，大声地干呕几下，一股酸水涌了上来，涌到半途又退回到胃里，退回到身体的深处，继续在那里涌动着咬啮着什么。格拉的泪水涌了上来，为了不让泪水流下来，他仰起脸看天，天上的星星因此晕化出来了水汪汪的不确定的明亮镶边。

格拉无助地倚靠在门框上，看着满眼星光转动，母亲依然在背后的火塘边往嘴里填充着食物。这个女人真是天定了该生在饥饿年代的尤物，有食物的时候，她可以一直不知疲倦没有饱觉地吃下去，没有食物的时候，三天粒粮不进，她连人需要吃饭都想不起来。格拉在母亲的咀嚼声里，听见自己在心里默默地说：“我觉得难受，我要死了。”

他这样在心里念叨，而且因为这念叨感到了些许快感的时候，整个村庄